

绘图珍藏本

古龙

作品集

楚留香传奇

肆

珠海出版社

古龙

作品集

35

楚留香传奇

肆

珠海出版社



敬告读者

2004年11月，珠海出版社与台湾古龙著作发展管理委员会（古龙作品著作权惟一合法机构）签订合同，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古龙武侠小说，除珠海出版社之外的任何出版单位均不得非法出版古龙武侠作品。若违反规定，擅自出版，皆属非法出版物，珠海出版社将诉诸法律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
2005年8月，珠海出版社推出新版《古龙作品集》。这套全新版本的《古龙作品集》有如下特征：一是将旧版《古龙作品集》中不属于古龙本人创作的续作、伪作全部剔除，保证了古龙作品的准确、完整、权威。二是在顺序排列上，以出版先后顺序编号，使读者能够清楚地看出古龙作品的创作轨迹和风格变化。三是每套书前均有专家写的新版序言，书后附有“古龙作品创作年表”，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解读古龙小说。四是在开本、封面上均重新设计，力求典雅、气派，在书稿内容上重新校对，精益求精，并在每本书中配有精美插图，是适合收藏者典藏的精品佳作。

新版《古龙作品集》标有防伪标志，防伪标志的位置在每本书封面的左下角。读者如发现市场上有盗版图书，可向当地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、新闻出版局、工商管理部门、公安机关举报，或直接与珠海出版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：0756-2639345、2639346、2639348

传 真：0756-2639327

凡提供有效证据和可靠线索协助打击盗版活动的人士，将得到珠海出版社的重奖。

谢谢广大读者对珠海出版社的关心和帮助。

第一〇章 第八个人

最有可能练过“朱砂掌”的人是丁枫。

左右双手都同样灵活的人是丁枫。

最有机会下手杀人的人是丁枫。

血衣也是丁枫的。

凶手简直非是丁枫不可。

但现在丁枫却死了。



楚留香传奇

胡铁花躺在床上，就像死猪。

他惟一和猪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死猪不会打鼾，他的鼾声却好像打雷一样，远在十里外的人都可能听到。

张三揉着耳朵，摇着头笑道：“这人方才倒下去的时候，我真以为下一个轮到的就是他，还真忍不住吓了一跳。”

楚留香也笑了，道：“我却早就知道他死不了，‘好人不长命，祸害遗千年’，这句话你难道没有听说过？”

张三笑道：“我虽然没想到他会死，却也没想到他会醉得这么快，更想不到那位金姑娘喝起酒来倒真有两下了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以为她自己就没有醉？连丁枫死了她都不知道，还直着眼睛到处找他来作裁判。”

张三叹道：“这两人醉的可真不是时候。”



楚留香苦笑道：“这你就不懂了，他选这时候喝醉，简直选得再好也没有了。”

张三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他现在一醉，就什么事都再也用不着操心，凶手也绝不会找到他头上，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在旁边守着的。”

张三失笑道：“一点也不错，我还以为他是个呆子，其实他真比谁都聪明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奇怪的是，该死的人没有死，不该死的人却偏偏死了。”

张三道：“你是说丁枫本不该死的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我算来算去，不但只有他的嫌疑最大，而且也只有他才有杀人的动机。”

张三道：“动机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没有动机，就没有理由杀人。”

张三道：“丁枫的动机是什么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他不愿我们找到海上销金窟去。”

张三道：“他若不愿意，为什么又要请这些人上船呢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因为知道这些人自己也有可能找得到的，所以还不如将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一个地方，再一个个杀死。”

张三道：“但现在他自己却先死了。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所以我说的这些话全都等于放屁。”

张三沉默了半晌，道：“除了丁枫之外，难道别人全没有杀人的动机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杀人的动机只有几种，大多数是为情、为财、为了嫉恨，也有的为要灭口——丁枫的动机就是最后一种。”



他接着又道：“现在丁枫既已死了，这理由就不能成立，因为这些人彼此并不相识，谁也不会知道别人的秘密，可见那凶手绝不是为了灭口而杀人的。”

张三道：“那么他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情？不可能，这些人谁也没有抢过别人的老婆，为了财？也不可能，除了公孙劫余，别人都是穷光蛋？”

他想了想，接着又道：“金灵芝和海阔天虽是财主，却并没有将钱带在身上，那凶手杀了他们，也得不到什么好处。”

楚留香叹道：“不错，我算来算去，除了丁枫外，简直没有一个人有杀人的理由，所以我本来已认定了丁枫是凶手”

张三道：“公孙劫余呢？我总觉得这人来路很有问题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这十个人中，也许有一两个和他有旧仇，但他却绝没有理由要将这些人全都杀死。”

张三道：“但事实摆在这里，凶手不是他，就是勾子长，他的嫌疑总比勾子长大些。”

刚说到这里，已有人在敲门。

敲门的人正是公孙劫余。

船舱中已燃起了灯。

公孙劫余的目中仿佛带着种很奇特笑意，望着楚留香，缓缓道：“有件事香帅一定很奇怪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哦？”

公孙劫余道：“在下这次到江南来，除了要找那海上销金窟外，还要找一个人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哦？”

还没有明白对方说话的目的时，楚留香绝不会多说一个字。

公孙劫余接道：“在下查访这人已很久了，一直都得不到



消息，直到昨天，才知道他原来就在这条船上！”

楚留香沉吟着，道：“你说的莫非是勾子长？”

公孙劫余道：“正是他。”

张三抢着问道：“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？是不是和你有旧仇？”

公孙劫余道：“在下以前也从未见过此人，又怎会有什么仇恨？”

张三道：“那么，你苦苦找他是为了什么？”

公孙劫余笑了笑，神情似乎很得意道：“香帅直到现在还未认出在下是谁么？”

楚留香瞧着他，眼睛慢慢的亮了起来，道：“莫非是……”

忽然间，门外又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呼。

呼声竟是勾子长发出来的。

公孙劫余第一个冲了出去。

勾子长就站在楼梯口，满面都是惊恐之色，左臂鲜血淋漓，还有把短刀插在肩上。

楚留香眉道：“勾兄怎会受了伤？”

勾子长右手还紧紧地抓着那黑箱子，喘息着道：“我刚走下来，这柄刀就从旁边飞来了，出手不但奇快，而且奇准，若非躲得快，这一刀只怕早已刺穿了我的咽喉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下手的人是谁？勾兄没有瞧见？”

勾子长道：“我骤出不意，大吃了一惊，只瞧见人影一闪，再追也来不及了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那人是从什么方向逃走的？”

勾子长眼角瞟着公孙劫余，没有说话。

其实他根本就用不着说。

船上的人除了楚留香和胡铁花外，能刺伤他的就只有白蜡烛。

公孙劫余冷笑道：“你莫非瞧见那人逃到我屋子去了？”

勾子长道：“好……好像是的，但……我也没有看清楚。”

公孙劫余再也不说第二句话，转身走向自己的屋子，拉开了门。

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。

勾子长似乎怔住了。

公孙劫余冷冷道：“白蜡烛是个傻小子，脾气又古怪，本来一定会留在这屋子里的，那么他的冤枉就很难洗得清了。”

张三忍不住问道：“现在他人呢？”

公孙劫余道：“金姑娘醉了后，他就一直在旁边守护着，但孤男寡女在一个屋子里，总得避避嫌疑，所以我又找了个人陪着他们。”

他淡淡一笑，接着道：“这就叫傻人有傻福。”

他说的话果然一个字也不假。

白蜡烛的确一直在守护着金灵芝，陪着他们的水手已证实，他根本就没有走开过一步。

张三皱眉道：“金姑娘和小胡都已醉得不省人事，公孙先生又和我们在一起，出手暗算勾兄的人，会是谁呢？”

他脸色变了变，缓缓接着道：“难道这船上除了七个人外还有第八个人？难道这凶手竟是个隐形的鬼魂？”

船上其实不止七个人。

除了楚留香、胡铁花、勾子长、金灵芝、公孙劫余、白蜡烛和张三外，还十几个水手，杀人的凶手难道是这些水手之一？

楚留香、勾子长、公孙劫余、张三，四个人还未走出金灵芝的屋子，就又听到一声大呼。





这次的呼声赫然竟是胡铁花发出来的。

张三变色道：“不好，小胡已醉得人事不知，我们不该留下他一个人在屋子里的。”

这句话还未说完，他已冲了回去。

胡铁花正坐在床上，喘着气。他眼睛已张得很大，却还是布满了红丝，手里紧紧抓着个面具——纸板糊成的面具，已被他捏碎。

看到胡铁花还好好的活着，张三的火气反而来了，怒道：“你鬼叫什么？还在发酒疯？”

胡铁花眼睛发直，瞪着对面的板壁，就好像那上面忽然长出几百朵花来似的，张三叫得声音那么大，他居然没有听见。

张三冷笑道：“总共只喝了那么点酒，就醉成这副样子，我看你以后最好还是少逞逞能，少找别人拼酒的好。”

胡铁花还像是没有听见他说话，又发了半天呆，忽然在床上翻了个跟斗，拍手大笑道：“凶手果然是这小子，我早知他总有一天要被我抓住小辫子的。”

张三道：“你说凶手是谁？”

胡铁花瞪着眼睛道：“丁枫，当然是丁枫，除了丁枫还有谁？”

张三上上下下，仔仔细细瞧了他几眼，才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早就知道这小子酒还没有醒，否则又怎会见到鬼。”

胡铁花跳了起来，道：“你才撞见鬼了，而且是个大头鬼。”

楚留香目光闪动，沉吟着，忽然道：“你方才真的瞧见了丁枫？”

胡铁花道：“当然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在哪里？这屋子里。”

张三道：“你方才明是已睡得跟死猪一样，还能看得见人？”

胡铁花道：“也许我就因为醉得太深，难受得要命，睡得好好的，忽然想吐，就醒了，虽然醒了，又没有力气爬起来。”

喝到六七分醉时，一睡，就睡得很沉，但若喝到九分时，就可能没法子安安稳稳地睡了。

楚留香点了点头，因为他也有这种经验。

胡铁花道：“就在我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时，忽然觉得有个人走到屋子，走我床前，仿佛还轻轻唤了我一声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睁开眼睛没有？”

胡铁花道：“我眼睛本来眯着的，只看到一张白苍苍的脸面，也没有看清他是谁，他叫我，我也懒得答应，谁知他忽然来扼我的脖子了。”

他手摸了摸咽喉，长长喘了口气，才接着道：“他的手很有力，我挣也挣不脱，喊也喊不出，胡乱往前面一抓，抓着了

他的脸。”

楚留香望着他手里的面具，道：“他的脸是不是就被你抓了下来？”

胡铁花道：“一点也不错，那时我才看清这人原来就是丁枫，他也似吓了一跳，我就乘机一拳打在肚子上。”

他笑了笑，接着道：“你总该知道，我这拳头是很少有人能捱得住的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那么，他的人呢？”

胡铁花道：“他挨了我一拳，手就松了，一跤跌在对面的床上，但等我跳起了要抓他时，他竟忽然不见了。”

张三笑了笑，道：“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胡铁花道：“我实在也想不通，他的人怎会忽然不见了。”





张三道：“我告诉你好不好？”

胡铁花道：“你知道？”

张三淡淡道：“因为你这只不过是做了场噩梦而已，梦中的人，常常都是忽来忽去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胡铁花已跳了起来，一把扭住他衣襟，怒道：“我的话你不信？你凭什么？”

张三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了，嘎声道：“你若不是做梦，怎么会瞧见丁枫的？”

胡铁花道：“我为什么不会瞧见丁枫？”

张三道：“也没什么别人原因，只不过因为丁枫已死了！”

胡铁花这才吃了一惊，失声道：“丁枫死了？什么时候死的？”

张三道：“死了最少已有三四个时辰。”

胡铁花道：“真的？”

张三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，而且是我跟勾子长亲手将他抬入棺材的。”

胡铁花缓缓转过头，望着勾子长。

勾子长道：“死人还在棺材里，绝不会假。”

胡铁花脸色渐渐发白，手也慢慢松开，喃喃道：“那人若不是丁枫是谁？……难道我真的遇见了鬼么？”

瞧见他这种样子，张三觉得不忍了，柔声道：“一个人酒喝得太多，眼睛发花，做做噩梦，都是常有的事，有一次我喝醉了，还见过孙悟空和猪八戒哩，你信不信？”

这一次胡铁花什么话都不说了，仰面倒在床上，用枕头盖住脸。

张三笑道：“这就对了，喝了酒之后，什么事都比不上睡觉的好。”

勾子长忽然道：“我知道凶手藏在哪儿了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哦？”

勾子长道：“那凶手一定扮成了个水手的样子，混在他们中间，只怪我们以前谁也没有想到这点，所以才会彼此猜疑，否则他也许还不会如此容易得手。”

楚留香慢慢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也有可能。”

勾子长道：“非但有可能，简直太有可能了。”

他神情显得很兴奋，接着又道：“你想，谁最有机会接近那些酒杯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厨房里的水手。”

勾子长拍手道：“一点也不错……还就因为他是个水手，所以向天飞和海阔天才会对他全没有提防。”

张三道：“不错，的确有道理。”

勾子长道：“亡羊补牢，犹未晚也，现在我们将他查出来，还来得及。”

张三道：“怎么样查呢？”

勾子长沉吟着，道：“船上的水手，一定有个名册，我们先将这名册找出来，然后再一个个去问，总可以问出点名堂来。”

这想法的确不错，人手却显然不足，所以大家只有分头行事。

张三还是留守屋里，照顾胡铁花，白蜡烛还是守护金灵芝。

两间屋子的门全是开着的，还可以彼此照应。

本来和白蜡烛在一起的那水手叫赵大中，是个老实人，他知道水手的名册就在金灵芝这屋里的衣柜中。

因为这是船上最精致的一间屋子，海阔天本就住在这里。

名册既已有了，勾子长提议：“现在我和楚留香、公孙先





生分头去找，将船上的水手全都召集到这里来，最迟半个时辰内在这里会面。”

这主意也的确不错，因为根本就没有第二主意。

底舱中很暗，只燃着一盏灯。

水手们都睡得很沉。

楚留香叫了一声，没有回应，拉起一个人手，手已冰冷！

底舱中所有的水手竟已全都变成死人！

每个致命的伤痕赫然还是朱砂掌！

楚留香的手也有些凉了，已沁出了冷汗。

他一步步向后退，退出船舱。忽然转身，奔上楼梯，奔上甲板。

甲板上也只有四个死人。

星已疏，海风如针，船在海上慢慢地打着圈子。

掌舵的水手尸体已冰冷，胸膛上也有个红色的掌印。

勾子长呢？勾子长怎么也不见了？

放眼望去，海天无限，一片迷茫，千里内都不见陆地。

楚留香很少发抖。

他记得有一次和胡铁花去偷人的酒喝，若非躲到大酒缸里去，险些就被人抓住，那天冷得连酒都几乎结了冰。

他躲在酒缸里，也不知是因为冷，还是因为怕，一直抖个不停。

但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，那时他才七岁。自从那一次之后，他就没有再发过抖。

但现在，他身子竟不停地颤抖起来，因为他第一次感觉到天地之大，自身的渺小，第一感觉到世事的离奇，人智之有限。

他拉紧了衣襟，大步走下船舱。

公孙劫余已回来了，看他的脸色，就可知道他也没有找着一个活人。

楚留香第一句就问：“勾子长呢？回来了没有？”

张三道：“他不是和赵大中一起到甲板上去找人么？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道：“他不在甲板上。”

张三悚然道：“莫非他也遭了毒手？”

楚留香并没有回答这句话。

他已用不着回答。

公孙劫余神情竟也变了，道：“这人……”

他一句话还未说完，胡铁花已跳了起来，揪住他衣襟，大喝道：“勾子长若死了，杀他的没有别人，一定是你！”

公孙劫余神情又变了变，勉强笑道：“胡兄的酒莫非还没有醒？”

张三也急着赶过去拉他，道：“现在可不是你发酒疯的时候，快放手。”

胡铁花怒道：“你叫我放手？你可知道他是谁，可知道他的来历？”

张三道：“你知道？”

胡铁花大声道：“我当然知道，他就是在京城里连伤七十多条人命的大盗！勾子长却是关外熊大将军派来查访这件案的密使，他知道事机已败露，所以就将勾子长杀了灭口！”

这次张三才真的怔住了。

楚留香似也觉得意外。

白蜡烛本已赶了过来，一听这句话，反而停下了脚步。

最奇怪的是，公孙劫余反而笑了。

胡铁花怒道：“你笑什么？你笑也没有用，屁用都没有，





还是老实招出来吧。”

公孙劫余笑道：“幸好楚香帅认得我，还可以为我作证，否则这件事倒真是死无对证了。”

他一面说着话，一面已将披散着的长发拉下，露出他的秃顶和耳朵，一双合银铸成的耳朵。

他不但头发是假的，竟连耳朵也是假的。

假头发不稀奇，假耳朵却很少见。

胡铁花失声道：“白衣神耳！”

张三立刻接着道：“莫非是人称天下第一名捕，‘神鹰’英老英雄？”

“公孙劫余”笑道：“不敢，在下正是英万里。”

张三失笑道：“这下子可真的错把冯京当做了马凉，居然将名捕当做了强盗。”

胡铁花的脸红了，道：“这不能怪我，只能怪老臭虫。他明明早认得英老先生了，却偏偏要咬着个地瓜，不肯说出来。”

楚留香苦笑道：“其实这也不能怪我，只能怪英老先生易容术太高明了，竟连我这自命老手的人都没有看出来。”

英万里道：“在下哪里有如此高明的手段？”

他忽然笑了笑，接着道：“在下就为了要易容改扮，所以特地不远千里去请教了当今天下易容第一名家，这副脸就是出自她的妙手。”

张三道：“易容第一名家？那岂不是……”

他眼睛刚瞟着楚留香，胡铁花已打断了他的话，笑道：“别人都以为楚留香就是天下第一易容名家，我却知道不是。”

张三道：“不是他是谁？”

胡铁花道：“是一位很美丽的小姑娘，老臭虫只不过是她的徒弟而已。”

张三恍然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别人都说楚留香有三位红颜

知己，一位博闻强记，一位妙手烹调，另一位精于易容，你们说的莫非就是她？”

胡铁花道：“一点也不错，正是那位苏蓉蓉，苏姑娘。”

楚留香不由自主，又摸了摸鼻子，道：“英兄难道真的去见过蓉儿了么？”

英万里道：“在下本想去求楚香帅的，谁知却扑了空，只见到苏姑娘、宋姑娘和李姑娘，但那也可算是不虚此行了。”

他又笑了笑，道：“苏姑娘为我易容之后，就对我说过，不但别人再也认不出我来，就连楚香帅也休想能认得出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女人的手本就巧些，心也细些，所以金针这一类的暗器、易容这一类的功夫，男人练起来总比女人差些。”

胡铁花恨恨道：“我还以为勾子长真是个老实人，谁知他说起谎来，比女人还强。”

张三笔道：“你上女人的当上多了，偶尔上男人一次当，也是应该的。”

胡铁花瞪了他一眼，才转向英万里，道：“楚留香纵未认出人来，你也该对他说明才是呀。”

英万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在下生怕勾子长已和海阔天、丁枫等人有了勾结，所以也不敢当众说出来，只想在暗中找个机会和香帅一叙。”

胡铁花道：“我明白了，难怪勾子长一直不肯让你单独和我们见面，原来为的就是怕被你揭穿他的秘密。”

张三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他肩上挨的那一刀，只怕就是他自己下的手，为的就是要将大家引出去，免得英老先生和楚留香单独说话。”

英万里道：“不错，那时我已想到这点了，只不过一时还无法证明，何况，我此来不但要捉贼，还要追贼，所以也不敢





轻举妄动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这位白兄呢？”

白蜡烛道：“在下白猎。”

英万里道：“这位白兄才真正是熊大将军麾下的第一高手，练的混元一气童子功，内力之强，关外人已无人能及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莫说关外，就连关内只怕也没有向个能比得上。”

白猎道：“不敢。”

他也许是因为久在军纪最严、军威最隆的熊大将军麾下，也许是因为面上也已易过容，是以无论说什么话，面上都全无表情。

楚留香道：“两位莫非早已知道勾子长就在这条船上？”

白猎道：“上船后才知道的。”

他不但面无表情，说的话也很少超过十个字。

英万里替他说了下去，道：“那时我只算定勾子长必定会逃往海外，既然找不着香帅，又久闻张三兄之名，是以才到此来寻访，想不到却误打误撞，撞上了这条船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两位又是怎么认出他的呢？难道已见过他的面么？”

英万里道：“虽未见过他面，却听过他的声音。”

他补充道：“那日他在镇远将军行辕中下手时，只剩下了一个活口。”

胡铁花道：“是不是那位将军的夫人？”

英万里道：“不错，这位姑娘本是九城名妓，不但丝竹弹唱样样精通，而且还有种最大的本事。”

胡铁花道：“什么本事？”

英万里道：“学人说话——无论谁说话，她只要听过一次，学起来就惟妙惟肖，据说她学熊大将军说话，连熊大将军